

中古文人生活研究

中古文人生活研究

范子烨◎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中古文人

生活研究

范子烨◎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教师出版基金第二届理事会

顾问	吴阶平			
名誉理事长	赵志浩	宋木文	吴爱英	柳 斌
	董凤基	杨牧之	滕昭庆	车吉心
	张晓影	吴尚之		
理 事 长	高挺先	官本欣		
副 理 事 长	(以下按姓氏笔画为序)			
	王卓明	刘廷奎	孙永大	张士保
	张立升	陈光华	陈学振	钟永诚
常务副理事长	孙永大			
秘 书 长	隋千存			
副 秘 书 长	赵 猛			
理 事	王世农	王卓明	王洪信	刘廷奎
	孙永大	杜希福	杨文辉	李华文
	李建军	张士保	张立升	张华纲
	陈光华	陈学振	陈 钟	邹 健
	赵 猛	钟永诚	官本欣	曹宏遂
	隋千存			

教师出版基金第二届书稿评审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顾 委	问 员	任继愈	刘国正	吴文俊	季羨林
		于漪	王炳照	王富仁	刘知新
		刘祚昌	齐涛	孙永大	阎金铎
		张双棣	张恭庆	陆俭明	周玉仁
		周振鹤	赵彦修	胡壮麟	侯明君
		袁行霈	顾明远	顾振彪	郭齐家
		崔峦	隋千存	彭实戈	彭聃龄
		蒋绍愚	裘锡圭		

中古，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化的人经常涉及到的一个历史断代概念。严格意义上的中古，一般是指魏晋南北朝以迄隋唐时代，如陈寅恪先生自谓“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①，就是指这种意义上的中古史研究而言。但本书所谓中古，实际上是指我国中古时代的前半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按照西方学者的说法，就是中国中世纪的早期，如美国学者 Cynthia L. Chennault 博士主编的杂志 *Early Medieval China*。在中国，这一历史概念较早地被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显现出来。刘氏是现代中古文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尽管他不是中古史的专家。刘跃进先生在谈到这方面的问题时曾经指出：“现代意义上的中古文学研究，已经走过了近一个世纪的历程。所谓中古文学，约定俗成，一般是指魏晋南北朝文学。也有不少研究者上挂下连，东汉以迄隋代，亦多有论列者。……长期以来，中古文学研究相对处于沉寂荒漠的状态。唯其如此，本世纪的中古文学研究，首先即是从史料的钩沉索隐开始起步的。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可以说是为这门学科奠定研究基础的第一部力著。这部书最重要的价值首先是它的资料的丰富性：每讲之下分别辑录排比当时的文学评论。鲁迅称：‘研究那时的文学，现在较容易了，有刘师培的《中国中古文学史》……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人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的确有点异彩。’另外，五讲之前有简论，辑录之后有案语，议论不多却自成体系，常常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只是这部书上不及东汉，下未论北

^①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252页。

朝，不无阙憾。后来刘永济著《十四朝文学要略》，上自先秦，下至隋朝，体例近于刘师培氏著述，即每题下先有简论，尔后徵引历代著作中的有关材料，并加案语，在一定程度上对上述阙憾有所弥补。刘师培之后，对中古文学研究作出重要贡献的当首推鲁迅。他的研究注重于联系时代和社会生活，敏锐地捕获最能体现一定历史时期文学特征的具体现象，并从中阐明文学发展过程和规律。譬如他用‘药·酒·女·佛’四字概括魏晋南北朝文学现象，是很有启发意义的。‘药’与‘酒’同文学的关系，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的著名讲演中作出了精湛的阐释，而‘女’与‘佛’当是指弥漫于齐梁的宫体诗和崇尚佛教以及佛教翻译文学的流行。鲁迅虽未申论，却给后来者提供了重要的研究线索。王瑶先生的《中古文学史论》就是以鲁迅的研究为准则，进一步系统而深入地网罗中古文学史料，前后披寻，辑事比类，从研究社会经济、政治状况、文人生活、学术思潮与文学的关系入手，从整体上勾划出从魏晋到南朝文学发展的脉络。本世纪80年间，中古文学研究从整体上说没有超出上述学者厘定的范围。……”^① 中古文学研究的发轫过程大体如此。而“中古文人生活”的说法，则来自王瑶先生的《中古文人生活》一书（上海：棠棣出版社，1951），本书即取名于此，而为与之相区别，所以加上“研究”二字。本书采取的基本研究方法是考、论结合，这一点与《中古文人生活》是一致的，但在内容上则完全不同。

本书的上篇《从形骨到神明：人物品藻及其文化意蕴》，重点揭示人物品藻的各个方面，重点澄清与此有关的一些基本问题。人物品藻作为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在中古时代得

① 《归于平淡后的思考》，《六朝作家年谱辑要》，1-2页。

到了极大的拓张和发展，对当时的文化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试举一例以说明之。汤用彤先生在《读〈人物志〉》一文中指出：“英雄者，汉魏间月旦人物所有名目之一也。”^①他的意思是说，“英雄”乃是汉魏时期人物品藻的一个名目。《裴启语林》一二：“孙策年十四，在寿阳诣袁术。始至，俄而外通：‘刘豫州备来。’孙便求去。袁曰：‘刘豫州何关君？’答曰：‘不尔，英雄忌人。’即出，下东阶。而刘备从西阶上，但转顾视孙之行步，殆不复前矣。”而《三国演义》第二十一回“曹操煮酒论英雄”，写曹操与刘备共论天下英雄，实际上就是英雄之名目的具体商榷与研讨，生动地反映了建安时期的论人风尚。《三国志》卷七《吕布传》附《陈登传》：“陈登者，字元龙，在广陵有威名。……后许汜与刘备并在荆州牧刘表坐，表与备共论天下人，汜曰：‘陈元龙湖海之士，豪气不除。’备谓表曰：‘许君论是非？’表曰：‘欲言非，此君为善士，不宜虚言；欲言是，元龙名重天下。’备问汜：‘君言豪，宁有事邪？’汜曰：‘昔遭乱过下邳，见元龙。元龙无客主之意，久不相与语，自上大床卧，使客卧下床。’备曰：‘君有国士之名，今天下大乱，帝主失所，望君忧国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问舍，言无可采，是元龙所讳也，何缘当与君语？如小人，欲卧百尺楼上，卧君于地，何但上下床之间邪？’”表大笑。备因言曰：“若元龙文武胆志，当求之于古耳，造次难得比也。”辛弃疾词：“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②说的就是这个著名的历史故事。当时士人推重抱负远大的英雄，故汲汲于小利如许汜者，特别受到有识之士的鄙薄。其实，这个名目在

① 《魏晋玄学论稿》，《汤用彤学术论文集》，200页。

② 《水龙吟》，《全宋词》，1869页。

两晋时代余波犹存。《裴启语林》六九：“潘、石同刑东市。石谓潘曰：‘天下杀英雄，卿复何为尔？’潘曰：‘俊士填沟壑，余波来及人。’”又《晋书》卷七三《庾亮传》附《庾翼传》：“……（庾翼）见桓温总角之中，便期之以远略，因言于成帝曰：‘桓温有英雄之才，愿陛下勿以常人遇之，常婚畜之，宜委以方邵之任，必有弘济艰难之勋。’”潘岳、石崇是西晋名士，而庾翼和桓温是东晋名流，足见此名目流传之久远。而这个名目，在南朝被文学理论家所吸纳，成为文学评论的一个常用语词。我们看《文心雕龙·时序》：“爰至有汉，运接燔书，高祖尚武，戏儒简学；虽礼律草创，诗书未遑。然大风鸿鹄之歌，亦天纵之英作也。”“自宋武爰文，文帝彬雅，秉文之德，孝武多才，英采云构。”“今圣历方兴，文思光被，海岳降神，才英秀发。”及读钟嵘《诗品·总论》：“故知陈思为建安之杰，公干、仲宣为辅；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景阳为辅；谢客为元嘉之雄，颜延年为辅；斯皆五言之冠冕，文词之命世也。”“季伦（石崇）、颜远（曹摅），并有英篇”，“元长（王融）、士章（刘绘），并有盛才，词美英净”，均可发现原本属于人物品藻范畴的“英雄”之名目对文艺批评的渗透。由此可见人物品藻对中古文化影响之一斑。

本书的中篇《从黄金到土泥：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主要探讨文人清谈的有关问题。中古时代是清谈盛行的时代。关于清谈所涉及的各种哲学问题，冯友兰、侯外庐与贺昌群诸先生都做了十分深入的研究，近人的著述也颇为可观（参见本书后所附参考文献目录），这对我们认识清谈的文化本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对于清谈内容的具体问题不妨各抒己见的話，那么，关于清谈形式方面的问题则急需得到确实的阐释，因为目前在这方面尚有许多混淆不清的地

方。对于中古清谈的某些基本问题，笔者本人关注了许多年，也困惑了许多年。1988年，笔者读了王葆玟先生的《正始玄学》，真如拨云见日一般，许多与清谈有关的问题都了然于心了。这确是一部材料丰富、新见叠出的学术力作。然而，由于此书以关于正始玄学问题之研讨为主，而非探讨清谈问题的专书，所以在叹服之余，尚觉于心未惬。大约在1994年7月间，笔者见到唐异明先生所撰《魏晋清谈》一书。此书旁征博引，几乎将与魏晋清谈有关的学术资料一网打尽，同时加以细致、严密而准确的科学分析，于是清谈问题的各个方面，从微观到宏观，从具体到抽象，都毕现无遗。此书在清谈的研究方面，堪称集大成之作，书中的许多观点可以视为定论。如唐先生对“魏晋清谈”所下的现代定义：“所谓‘魏晋清谈’，指的是魏晋时代的知识分子，以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为主要内容，以讲究修辞与技巧的谈说论辩为基本方式而进行的一种学术社交活动。”^①这种定义不仅适用于魏晋清谈，也适用于清谈本身。在该书的《绪言》中，唐先生指出：“1946年，又一位日本学者宫崎市定在《史林》（三一卷一号）上发表了一篇也题为《清谈》的文章。……他把魏晋名士分为清谈派与清议派两种，又把清谈的发展分为黄金时代（正始，240—249）、白银时代（七贤，250—264）、西晋（265—316，后来美国学者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代他称为黄铜时代）、东晋（317—420，马瑞志代他称为土泥时代）等四个阶段，并说经由此四段之演变，清谈逐渐与现实脱节而成为纯理论的游戏。……”^②马瑞志先生在其著名的英译本《世说新语》的导论《〈世说新

① 《魏晋清谈》，43页。

② 同上，9页。

语》的世界》中，也复述了宫崎市定的观点。在这里，我们不妨借用一下他们的说法。本篇对清谈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形式方面的问题，而不以其思想内容为第一着眼点。笔者试图在前人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清谈形式以及与之有关的若干问题的研讨，来考查清谈的某些本质特征。当然，就清谈的研究而言，目前最重要的材料还是《世说新语》。陈寅恪先生说：“世说新语记录魏晋清谈之书也。其书上及汉代者，不过追溯原起，以期完备之意。惟其下迄东晋之末刘宋之初迄于谢灵运，固由其书作者只能述至其所生时代之大名士而止，然在吾国中古思想史，则殊有重大意义。盖起自汉末之清谈适至此时代而消灭，是临川康王不自觉中却于此建立一划分时代之界石及编完一部清谈之全集也。”^①《世说新语》是清谈名士的“教科书”，其妙言隽语，精理玄旨，无不毕见于此书。作为清谈之书，它实际上也就是清谈家学术活动的记录。所以本篇对清谈的研究，主要取材于《世说新语》，同时参考魏晋南北朝各朝正史的有关记载。

本书的下篇《从个体到群体：中古文人生活的若干“原生态”》，包括四篇专论。这四篇专论分别探讨了与中古文人生活有关的若干重要问题。笔者的着眼点在于中古文人生活的“原生态”以及在种种“原生态”中所浸透的文化观念。

^①《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194页。余英时先生说：“《世说新语》为记载魏晋士大夫生活方式之专书，而此一新生活方式实肇端于党锢之祸之前后，亦即士大夫自觉逐渐具体化、明朗化之时代……《世语》所收士大夫之言始于陈仲举、李元礼诸人者，殆以其为源流所自出，故其书时代之上限在吾国中古社会史与思想史上之意义或尤大于其下限也。”见《汉晋之际士之新自觉与新思潮》，《士与中国文化》，307页。子焯案：此说极为精彩，余深然之。唯“《世语》”，疑当作“《世说》”，以晋人郭颁之《魏晋世语》通常称为《世语》，故于《世说新语》不当以《世语》为称也。

因此，笔者所言，就不仅仅局限于生活的本身，而是着重阐发生活主体的意识形态。本书通过对中古文人个体生活的述描，展示其群体的文化走向。换言之，在士族文化的浩淼烟波中，我们不但要窥察其中的某一片风帆，还要追随它们所组成的声势浩大的船队。中古文人生活的具体显现也是多姿多彩的，本书中所撷取的仅仅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笔者又有一得之见的几个方面而已。如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诗歌创作，《世说新语》的语言和人物，中古文人的伤逝情结与挽歌习俗以及中古文人的啸等等。这些都是中古文人生活史中饶有特色，而前人又较少谈及的问题。

目 录

上 篇 从形骨到神明：人物品藻及其文化意蕴

第一章 东汉、三国时代的人物品藻	3
一、东汉的人物品藻	3
(一) 清议之风与人物品藻	3
(二) 许、郭之学与人物品藻	7
二、三国时代的人物品藻	18
(一) 吴国与蜀国的人物品藻	18
(二) 曹魏的人物品藻	26
三、人伦识鉴：品藻的品藻	34
(一) 对乐于鉴识人物者的推重	35
(二) “有人伦鉴识”的具体表现	36
(三) “理鉴”与“神鉴”	39
第二章 人物品藻的方式与方法	41
一、名号称谓与事数标榜	41
(一) 名号称谓	41
(二) 事数标榜	44
二、歌谣谚语和文章著作	49
(一) 歌谣谚语	49
(二) 文章著作	61
三、人物品藻的若干具体方法	68

(一) 直接评论的方法	68
(二) 间接比较的方法	69
(三) 题目人物的“比兴之体”	72
第三章 人物品藻的标准及其所反映的审美观念	81
一、“容止”: 人物的容貌和动作	81
(一) 中古士人崇尚“容止”风气的开端	81
(二) 从“形”到“神”以及“容止”品藻的唯美主义倾向	86
(三) 南朝士人对“容止”之美的崇尚	95
(四) 中古士人“容止”的女性化倾向	100
(五) “容止”的品藻标准与骨相观念	105
二、“雅量”: 一种文化品格	112
(一) 能藏能敛, 情感深蕴	113
(二) 脱略荣辱, 善于忍耐	116
(三) 面对险象, 处之泰然	118
(四) 直面生死, 无忧无惧	121
(五) 情怀真率, 无累于物	123
三、“简”: 一种审美观念	126
(一) 尚“简”审美观念的历史渊源	127
(二) 尚“简”审美观念的具体表现	133
(三) 尚“简”审美观念与中古文学理论的关系	137

中 篇 从黄金到土泥: 名士清谈及其历史时代

第四章 清谈的历史还原	143
一、清谈的起源与分期	143
(一) 清谈的起源	143
(二) 清谈的分期	148
(三) 南朝之清谈	150
二、“清谈”词义考	157

(一) “清谈”的语文学溯源·····	157
(二) “清谈”的多义性·····	161
三、清谈之方式·····	170
(一) 口谈与笔谈·····	171
(二) 口谈的场所: 公座·私座·大自然·····	174
(三) 口谈的基本模式·····	177
(四) 口谈与佛家“讲经之制”·····	181
(五) 口谈的音调·····	184
(六) 口谈之“番数”·····	188
(七) 口谈中的“通”·····	191
(八) 口谈的美境·····	192
四、麈尾: 清谈家的风流雅器·····	197
(一) 麈与麈尾·····	198
(二) 麈尾的源流·····	204
(三) 麈尾的种类与形制·····	209
(四) 麈尾与清谈名士·····	216
(五) 麈尾与中古名僧·····	222
(六) 麈尾与维摩诘·····	226
(七) 附说: 如意与清谈·····	235
第五章 清谈与中古辩风·····	242
一、汉魏之际: 中古辩风的开端·····	244
(一) 东汉时期的辩风·····	244
(二) 汉末、三国时代的辩风·····	245
(三) 刘邵的辩学理论: 《人物志·材理》·····	251
二、两晋和南朝: 中古辩风的深化·····	260
(一) 两晋时代的辩风·····	260
(二) 南朝的辩风·····	274
第六章 清谈中的玄学内容和言语游戏·····	285
一、“三玄”之学以及与玄学有关的若干主题·····	287

(一) “圣人有情否?”	287
(二) “何以正善人少, 恶人多?”	288
二、嘲戏: 清谈中的言语游戏	291
(一) 嘲戏的起源	292
(二) 晋代士林的嘲戏之风	297
(三) 矛盾与悖论: 对于嘲戏的总体认识	307

下 篇 从个体到群体: 中古文人生活的若干“原生态”

第七章 “殊声而合响, 异翮而同飞”: 嵇康和阮籍的游仙思想与诗歌创作	315
一、入世·隐逸·游仙: 嵇、阮的思想历程与游仙思想的现实基础	316
(一) 从现实到隐逸	316
(二) 从隐逸到游仙	333
二、嵇、阮游仙思想的文化背景	340
(一) “泽雉虽饥, 不愿园林”——精神自由与游仙意识	340
(二) “思欲登仙, 以济不朽”——宇宙生命与游仙意识	344
(三) “至人远鉴, 归之自然”——理想人格与游仙意识	347
(四) “长与俗人别, 谁能睹其踪”——脱俗之美与游仙意识	350
三、“纵横诗笔见高情”——嵇、阮诗歌的抒情境界与游仙思想	356
(一) “阮旨遥深”: 阮籍的游仙诗	359
(二) “嵇志清峻”: 嵇康的游仙诗	363
第八章 “香”与“味”: 《世说新语》的语言和人物	368
一、《世说新语》的语言	368
(一) “‘质胜’之文”: 《世说新语》语言的时代	

风格	370
(二) “楂、梨、桔、柚，各有其美”：《世说新语》 语言的审美风格	379
(三) “小说书袋子”：《世说新语》的用典和语言 的诗化	388
二、《世说新语》的人物	403
(一) “芝兰玉树”：《世说新语》中的男孩 群像	403
(二) “林下风气”：《世说新语》塑造的魏晋新 女性	416
第九章 永恒的悲美：中古文人的“伤逝”情结与挽歌习俗	430
一、中古文人的“伤逝”情结	430
(一) “伤逝”情结的时代背景	431
(二) “伤逝”情结例析	432
(三) “伤逝”情结与士人深情	435
二、中古时代的挽歌与挽歌习俗	438
(一) 挽歌的起源与发展	439
(二) 挽歌盛行的文化背景	446
(三) 挽歌诗及其悲哀情调	448
第十章 音乐与诗的凝聚：中古文人的啸	453
一、啸的音乐特点	454
(一) 啸的音理机制	454
(二) 啸的曲制面貌	455
(三) 啸的艺术特点	457
(四) 啸的具体方法	459
(五) “长啸”·“吟啸”·“啸歌”	461
二、啸的历史发展	464
(一) 先秦时代的啸	464
(二) 东汉、三国时代的啸	465
(三) 阮籍之啸及其历史回声	466

三、啸的文化特质	482
(一) 啸的理性特质	482
(二) 啸和以自然为美的艺术观念	484
(三) 啸与自然界	487
四、啸与道教、神仙	493
(一) 道徒之啸与养生之功：啸与道教	494
(二) 从人之声到神之音：啸与神仙	501
五、多重象征：啸的文学意象	506
(一) 潇洒不羁的人格风韵	507
(二) 归隐避世的情志及与自然风物的契合	509
(三) 慷慨激昂、奋发向上的壮志豪情	511
(四) 心灵的隐忧与追求和灵魂的苦闷与悲怆	512
参考书目	516
参考文目	544
后 记	564